處實堂集

處實堂集卷之五

長洲張鳳翼伯

書

上少司成陸公書

伏覩世之人固有所兾望而不可必得者一旦得之已足以慰其生平之願而猶覬覦於其所可無得者而爲之欣戚未嘗不爲之撫掌今者不意乃得以自慰夫子文章氣節古今罕儔生自髫年已切仰止然自分草萊末學材質無可進雖幸生近鄉魯而卒不敢修刺大君子之門以瀆閽者則平日之所仰止譬如誦詩書而慕古人其不克見

明甚也今者獲遇　聖主重教特簡大賢俾化南胄而生適以青衿濫諸生之末躬被陶冶尤遭甄拔訓督諄復勞苦兼至褒揚汲引遂令一介寒士得以名稱公卿間則向所冀望而不可必得者至是得之矣雖棘闈屢蹶墨褰告敝堂有皓首門多詰揣而亦何戚戚哉佩服嚴教淪洽心腑白騍既藥遒德莫酬駿馬則餐秦恩未報出處懸致詎敢逆規至於砥礪名節勉策行義則不敢仰負知巳睽違山斗忽焉改序塵務羈頓瞻望為勞謹遣家僮持書奉候動定臨發無任戰慄

與王太僕元美書

戰藝逐北歸東閩仙舟且上計得從觴政以洗塵抱及遊
榜人漕河而征軺已陸是乃知數奇人無往非不遇也到
家無何即接手教感戢之私少布俚語比來多病匆事謾
興覽畢幸爲藏拙公瑕本自佳更藉我公爲之遊揚橐中
金應可爲三徑資第不知有思鱸興否耳又聞諸公將引
置禁近此自是吐握盛事果爾眞可謂野無遺賢王儀部
歸省得悉興居勝常極慰但令姪孫秋官來顧往候俱不
相值不得再聞康吉用耿耿耳背城之諭敢不服膺但淸
朝好少而臣已老如何如何薛刺史歸聞避馬之戲足爲
撫掌之助念書至當眞下來矣

與太史韓存良書

放榜後辱足下連韉慰勞蓋不俟綈袍而寒膚挾纊矣輕舠南下畏途貪涉利鈍恒半形神雖困動獲迮觀追惟疇昔弱冠齊名自足下下逌鄙人數輩耳今足下鼓翮于玉署應之抗聲于青瑣子徵執法于楚臬仲心著績于齊令而鄙人獨寂寂歎八騶咄咄書數字才劣力駑宜爾宜爾敢尤命哉歸來上承慈顏下弄弱息亦足自娛第家園就荒誅茅掃石良爲勞耳未能鏡機馬跡而復寄意雞肋知不免爲有道者齒冷朝廷清泰宰輔明哲勤宣令德垂聲不朽是望是望

答湯詠議應之書

抵家即荷手教委曲脊存感戢無量垂念燕第情溢言表非關骨肉胡能爾耶但燕第所憂不在有疾而在諱疾所患不在無醫而在忌醫未免令人終夜抱膝耳嗣君德業益進可稱象賢來歲延師第一要事也未知曾定否薛刺史抵家郡中客方向之不意劉太史繼至皆舍此適彼門可張雀羅可笑也僕承教督勉從諸名家社未𡌶不負雅愛然終是漏盡鐘鳴夜行不止强顔如何

與徐太史公望書

蹇足蹣跚不自鞭策淪落誠分内也乃荷款存再三所謂

生死肉骨不是過矣昔夷門賤夫代舍下客一遇知已且能自効今自負不敢後古人者而碌碌如此仰負知已何以為心歸來無聊為吳中諸英彥文社所邀强顏追隨不無自益但日暮途遠未能鏡機馬蹄而復嬰情雞肋知不免為有道者齒冷侍厚誼不敢以懟自匿耳熊羆兆未瑕姬之論誠有味乎不爾則卜式牧羊之喻亦有可尋然仁者必有後知無俟瑣瑣也士立歸備聞輿居且知晉擢欣慰玆因便鯉少布候私

與王儀部敬美書

客京時重荷青眄放榜後復辱携榼勞苦令人心顏俱開

雅度厚誼無日不往來五内也抵舍聞曾望病即造之亦
僅僅再見面耳數奇之人復遭此不堪事如何爲懷無何
而里中糧役遽及其孤僕不能忍稍于衆中大言而是者
頗尠即賢者且不免異議矣幸公論在人心故中止耳

答魏甫佳甫二宗侯書

下走抗拙成癖掩關謝客十年于茲不自意爲名王孫置
之存問也昨南歸遇胡文甫輩言豫章二甫籍籍初意賢
豪結客當有交知若曹丘生者爲之游揚實未必副之也
及三復所寄二詩翩翩作唐人語固知名下士不虛且浮
于所聞頃筆硯枯槁已久不能率爾奉答徐圖之耳附便

羽草復

答彭穉修書

僕不自揣菲薄神交足下有年矣不但得之齒頰間也及胡先輩李文學一談則足下丰神恍奉對矣春初迫以試事未暇招尋且輦轂下舉足即為迷津即有約且不果踐矧不知所寓閭巷者哉無怪貧相賞也公暇索長安米令歲月將盡尚爾羈旅何啻不同雁來耶二甫教言已領倥偬答之外二宗侯詩未至至不妨續報耳瑤華粘之屏風當令小齋生色愧鄙況壓墻未得隨復竢後便如何

答王中丞元美書

僕三戰三走自分死亦不復然矣用是不復仰事貴游蓋經年於此而於二難獨不能忘情誠知賢者忘勢敦誼耳昨歲一書辱次公不以僕不肖且賤故棄去自燕而轉之鄖復辱我公不以僕不肖且賤故棄去以書與詩自鄖而轉之吳僕何人乎能忘情哉謹和上一律矻矻佔俚期不負背城之諭無能分志於爾成語不足當大方捧腹也將君夔龍誠篤敘達向在分符以廉著聲今任湖廣僉憲想厠屬木其人足備以人事君之選僕與善二十年如一日知之良深敢以進于左右幸賜察焉

再答王中丞書

昔人謂子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以爲文章之助在是及讀太和新編則知千百禩後即令桑田變海此山當與此編俱不磨是子長不可無山川而山川不可無足下也僕未弱冠嘗從先君子躋攀于斯禮于斯今復神遊于斯豈于是山有宿緣哉獨五龍爲足跡所未至而有巖曰凌虛若爲僕設便當刻一小印曰凌虛巖道侶并祈足下爲僕特賦一詩俾後世擬此巖以僕名可乎華山詩率爾應命仙奕卷幸秘之不爲沈生所攘先君子所遺僅僅存此耳承問及敢復老母開歲年已七十矣有便幸寄惠一詩當令寶婺回光麻姑駐節不但卑堂

生色也詩不必裝池但書桑皮一幅可耳鄙言二律書二
箋用見近況非所以將遠敬報儀也幸賜閱而頒之從
者

寄王少參敬美書

搏翮曳尾既已曠絕矧復阻修如何爲情憶自甲戌計偕
北上適足下以望宮春曹得荷款曲且重爲游聲顧僕不
自策劂竟成三走馳歸敝廬復辱長公自鄖府書存勉以
背城一決乃再從時輩治經生言歲不減數萬言冀如東
方生所謂三冬足用足下顧草堂時冗不遑呈耳茲行復
劂擯落無復有吹其寒灰如足下者命可知矣知進退存

亡者聖人尚消息盈虛者君子易教也僕從事于易久矣況及知命之年哉老母七十齒髮漸衰兒甫六齡未任典謁偃仰承育巖居川觀以遂餘齒則僕今日事耳知足下見念敢布腹心非好為悻悻語也沈甥毋子極賴覆庇屋烏之愛滲漉骨髓今護送尊夫人郎君入楚僕以老母壽具托之幸責其盡心郎足下之惠也宋少府純仁其人彊幹明達士也僕舊與同校頗知之今為下寮足任足下頤指久不聞問不知為官何如計足下內轉不遐晤對有期江干風色不時冀惟自愛

答湯給諫應之書

餉匐東歸候關津得贍仙舟聆鐃吹無異面談且因借款左右夙縱小舠受惠良多特以省念孔棘不復得一接笑語以敘心腹冀明彥原之耳嗣此兩奉手教知不以不肖棄我感哉感哉若乃辰年之諭則令人捧腹洗耳第令才如足下此時猶在明經之列則僕且招隱不暇矧如僕之駑鈍者乎行時公望太史諄諄督勵望我則深知我則未也蘧氏卷懷之義疏君知足之戒若爲僕設今惟日奉慈顏定省無曠棲情塵外希蹤物表使天下知聖世之民有政于家者斯僕得志之秋而已足下何事爲僕不平哉

與湯倩書

辱寄念感謝存恤孤寡乃鄙人素心不得沾一命以自見
矧於家門間顧遶之哉何待足下囑也弱息幸托高門得
免薪水之勞然佚生惰恭長傲不可不戒惟勤惟順克遵
婦軌庶幾亡弟不死

與徐公望太史書

僕受知於足下非一日矣足下爲僕游揚非一人矣僕豈
不欲一試飛鳴以驗足下知人之鑑哉顧才令命拙動與
時迕遂於放榜之辰决爲長往之計在足下則爲愛莫能
助在僕則爲幾不如舍是以寧握耰鋤耻操鉛槧李少卿
云吾已胡服矣丈夫不可再辱足下其知我之心哉足下

下體所患日來如何昔羊祜折臂杜預病癭初不足爲損所患似不必治即欲治亦須以不治治之久當自愈觀唐太史寄趙開府書自言爲大腎所苦者三年偶潰膿幾殞生而竟爲顚趾出否此愈以不治也非治而愈也夫以不治治之猶幾殞生而況治之以治乎君典一荷披拂遂爲吾輩增色譬則楩柟凌霄而蒙工師之顧棟梁明堂不難矣前舍姪書至舉以勵僕則匠人評樗可笑也熊羆之兆遲速有時惟仁者有後一言足下可以自慰耳

復沈君典殿撰書

放榜時辱足下過存分手後即驅車下瀨不復得相聞然

此心常常似相對也舟至濟陰始得大廷對策之報知足下為我輩生色隨命童指烹鮮取酒歡呼起舞紀之一律語不必佳情見于辭矣抵家甫浹旬而手教忽至念及老母弱息愛僕何切古道攸存僕自髫齡即有用世之志經史之暇旁及孫吳象緯堪輿咸思究竟第困于佔畢未遑精研及傾蓋足下談古懸合私計收桑榆之功共垂竹帛之烈固夙心也及僕終以鮒棄而足下以渫用汲則必能試僕所願行僕所聞足下之業且為僕顯而顧以顯業望僕僕何人哉懷無卞璧耻於數獻身止二足豈堪五刖且婆娑慈幃足以自娛含哺聖化是亦為政蓋不惟世棄君

乎而君乎亦稱斯世矣尚何言哉徐公望先生古人也但明於謀國而昧於謀身重於惜才而輕於自惜好以不貲之軀爲庸醫試方惟足下調護規正之匪獨私鄉書同年亦爲國家惜一良相材耳僕偶得漢玉印其文刓乃平之仍用漢篆篆尊字坐督良工琢成用以寄遠庶幾丹誠久而不磨惟足下存之幸甚顧長君化爲異物足下書至郎付其家焚之以當絮酒葉褚諸文當一一道雅意

寄魏季朗書

客幽州重荷眷存不意徐太史席上一奉杯酒餘歡遂成千里遠别人生聚散不常如是哉顧僕何人乃見夢於宮

詹公亦不過中之過也然大君子寬懷汲引之意亦已具見侯其仲君北上當専啓以謝談間幸及賤名并道感戢之私幸甚足下謁選當在何時得近地否尤李錢三先生客况何如不能一一通候私心怔營統為道意

答原正姪書

得手書備知動定筮仕初百凡叢集而能款曲如此固知長厚者用情且見展布安閒矣歸途雖稍遲幸無甚風波比之往年皆安流也抵舍面謁長嫂暨兒輩俱佳大哥時過小園對酌歡甚但升斗俱醉不免作病耳吾姪以清年際時才力有餘大哥數欲我作書以圭角為戒其如我之

不解教人諂何大都嚴自樹立不至過爲激耳沈君作狀頭亦一快心事雖我欲黜陟不聞而於此報不能不爲之臨風舉觴也漉池之諭世情常談不意長厚者亦爲之且非所望於知我也老母康寧聖壽漸長仰事俯育亦足自快近湯黃門啓行後半月其太夫人一病瀕危今尚未全愈第令我得沾一命而老母少有違和聞之當何如哉顧長公化去其妻子遂棄之若路人弔奠俱不納且爲詐語結髮者如此又何怪范郎家事哉來君尚未到蘇至當一欵對耳外書儀共六宗煩一一致之幸甚

復劉侍御書

昨辱郎君枉過失迓主臣捧誦巨集如乘桴泛溟渤不覺搖魂驚神夫中郎往矣孰賞詩細世無桓譚亦何以知太玄之絕倫必傳哉下走謬托藝末幸不至如聽古樂恐臥耳如日窺其堂與其在季朗緣不及拜使命特遣人馳謝

答徐懋昭書

辱手書知足下能為人排難解紛不忝為信陵門下士也生每過魯即荷賢王孫設醴之惠今竟無以報即自今以往為杜門計不能效曹丘生游揚其賢如何如何書中慰問惓惓足占故人之雅但以他日責生非所以言相知也生初矻矻為經生言豈專為干升斗竊朱紫計哉意在建

立勲業垂聲竹帛耳今年踰知命筋力已不逮於前時若復守故轍欲令來歲舍七十外老母馳三千外長途可謂喪心病狂矣猶子得叨一第此行不爲淪落今歸園廬已成市隱惟當尚友梁鴻神交韓康耳尊政化去足下已作老鰥無所事内顧倘有桑梓之思能一爲南下俾明月故人之語不爲虛設亦一盛事書杪所存問俱托賴平安老母康强如昨小兒漸長成今已聘孫侍御孫愛矣知念附聞

與蔣僉憲子徵書

去歲客幽州思念老母幼子望家信如解倒懸閲兩月不

得片紙新正始傳至一函啓視則足下手教也計自楚至吳已二千里而遙自吳至燕又三千里而遙寄時則比家信更難而得時則視家信甚易固知君子眞能不遐遺也僕此番北上亦背城一決不意拙發復爲素相嫉者用意擯落夫以千卷分投五考官而適相遭命如此可知矣驅馳東歸觸目驚緒抵家則俛仰無慈園廬未荒不妨自放于吳市之東徜徉池亭撫弄煙景以畢餘齒王令自爲監司論罷而越紀妄愬誘所謂癡老殆斯人哉然青蠅點璧不滌而潔浮雲過空高明自如此時想勘明知晉擢在即矣長郎君進修日新介郎君亦嶄露頭角玉樹不遠三徑

也岳是桃源等處往來道否僕欲爲老母預圖壽具有郎幸以俸金購之四面用親手書記至當如數奉償此是僕年來第一急務敢瀆知己果爾感德無量倘不便亦不敢强也外書儀侑緘以瓜報玖媿甚

與薛士立書

文內翰書告易禮記欲爲兒曹明經計得見允甚感聞狂僧上書信有之否果爾直宜叱去若引繩批根恐人心惶惑且訛言或從此起公等在位者可不慮及之耶

答潘方伯書

下走倦遊東歸杜門臥痾固知世棄君平而亦自諒當爲

當世棄也不意乃荷名賢翦非之采手書精貺下迨蓬藋譬則處空谷之中聞足音已喜況聆鈞天之奏哉辱許枉駕清秋當擁篲以俟第恐安石不久于東山令此盟頓寒耳

答潘文學書

僕蹇劣為時擯落自分當侶漁賓樵不復敢與青雲之彥通不意辱采虛聲于邢龍諸丈走使慰存僕何人斯何時而值吹寒灰如足下者哉惠顧之約須先期以便掃徑率爾附復不肅

答俞孝廉邢龍書

春中客燕都幸一瞻光霽於燈燭倉皇之下倘若不復得相尋放榜後即驅車出東門聲則東方既白羣星倏散可爲寒心亦可爲冷齒也才如足下亦蒙刖足之恥而况僕哉然收篋有時毋庸戚戚也奪標之喻何與問道、盲顧僕才命俱拙沈簡成癖且老母年踰古稀而弱息未任典謁自今以往祇應抱甕灌園作一漢陰叟而已雖欲追隨驥尾不可得也所可自慶者方得棄去鉛槧之累專攻臨池之業故所需惟古法書爲急曩有舊搨淳化帖六七卷藏之數年惜非全帙計休承丈殘帖一本或可補二今聞入滋丈鄴架倘可奪好即當奉償元價或以清物相報惟

尊裁之餘種種容伺面悉

與吳杭州伯恒書

客燕都時亟荷惠存適迫與經生輩較藝不得疾馳館下迨試事畢即走候顏色而閽者復辭以出僅得於余太史所一訊與居悵何可言今倦遊東歸作隱者計不復以估儸自哲思買一棹遨遊西湖拜岳鄂之墟覽飛來之峯誠一快事顧足下方握麟符理劇郡恐相過則勞顧衲孤往則非人情計此與須俟足下晉擢時畢之耳然一水非遥頌聲盈耳每見人從越來稱說吳太守善政令人心開不殊面對也

與胡孟弢書

前者足下歸舟駐吳門辱遣力相聞時僕方臥病頭岑岑不可以風不復能走候河下又聞足下在南州君所方涵聲伎之娛遂不敢支枕登車座焉及手教至似有憾于僕者豈相念之深而相責之備耶迨僕病起則足下已解維兩心終莫相布也諸賢王孫不能一一通候然神馳轉巽下盖屢見之矣稱修得官不知當何之亦能使道與公等一晤否便魚鼓幸不能罄所欲言

再復蔣僉憲子徵書

空園雖伏日暮習爲導引服食乃是要物荷足下自千里

外致所不易得之劑且益以名賢之刻感當何如第來論復以他日望僕則非僕之所望于足下者僕才固庸蹇然自甲子前辱足下批教以來即大試不售於博士家言未嘗敢少輟至今春則亦背城一決矣雖為主司擯落而政府方重三途並用之典計僕倘謁選或得為足下一屬吏亦可竭心民瘼効鉛刀之割以垂聲竹帛顧老母年踰七十矣茲復何時而忍以一命計遠遊哉故寧負國家數年犬馬芻牧之恩而不能割母子一日烏烏反哺之戀誠至情也非足下無可以語此者足下尚不諒僕況他人哉無怪乎士安之作釋勸論也

寄曹武昌思永書

僕賤陋不能畢明經業咄咄自廢視足下判焉有雲泥之隔用是不敢以聾昔附驥故率爾通候茲欲爲老母壽具計計足下所臨爲便敢貸將使若儕金閶之得爲命一幹吏如價擇其完好者付將使則闔門佩德當無涯也雄郡庶政咸集而不揣以瑣事冒瀆誠至情所不容已惟高明原之臨書無任惶悚

答丁侍御仲心書

仲心足下去歲十月北上道經白下時與兒子同行不得候謁臺端嘗具短啓佐以唐解元小幅托表弟朱上舍奉

寄想得入電覽矣春試拙卷竟為故人所落不然以弟之踈慵而遇嚴偪座主鮮不獲譴靜言思之未必非不幸中之幸也天定之喻感佩感佩老母年已踰七十私念報劉日短正應絕意求伸又何牽係之有苟復矻矻强僭亦必不可得將不勝熱中困頓是懋中之後又有一懋中矣昔虞卿窮愁著書第碌碌未成此業耳亡弟屢見念感戢古人有言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使君雲之客皆如足下斯言可無虛出矣巾領之頒拜惠良深冠雖欲一彈而欲步趨足下其道無由一笑一笑

托薛福寧致郝明府書

特啟誣龍誣虎者惡奴陳榮酒劉也去冬龍虎爲徽人以客錢故告于吳縣而榮遂僞爲翁帖仰瀆郝侯郝侯推薄分龍虎遂獲出庭此事近始發覺夫以郝之明察而爲榮所誑者非無故也緣甲戌之歲翁客京玄貞觀榮實在焉而觀主與郝有舊時相往來蓋郝亦識榮真與翁之僕是以直受其欺而不疑也今使翁蒙郝之見厚而不知謝翁三十年淸白自守之節一旦敗壞皆榮所爲今雖責黜恐嗣此復有此事者煩我丈于便中道之諺云衣冠不正朋友之過矧名節乎敝邑李侯前亦坐過此事恐欲爲榮所爲者蓋亦不少耳翁欲面謁以陳恐於二公又添一番應接

故不能不先賴於我丈耳恃愛懇瀆萬望介意

第二書

囑帖一事弟本不欲深治但欲自明心跡且杜將來耳不意足下重羽毛而輕骨肉不欲爲弟一啓齒弟亦不難自白俟畢亡弟襄事圖之不敢更瀆左右也

答袁明府書

辱手教以仰事俯育左圖右史見快非相知心者孰能爲此言兼荷賜奠亡弟死生交情於此見之矣雖絮酒之義挂劍之信何以加之當即付獻弟令乖孤扣闕陳德然祗可拜台意耳所諭南州君僕雖久杜貴游於足下義不容

閉戶第厥嗣近欲于制中適娶孤姪氣焰灼人僕不揣以次公勢位何常語語之且戲云昔齊人涕泣而女于吳今吳人涕泣而女于徐吳中相傳爲笑遂成嫌隙此闔郡所知也今若與墨通書恐反重爲足下累且此君世路人也見僕遐遁若此即無隙且易之矧旣嘶我哉此言有一非眞則鬼神實臨之惟高明矜原幸甚

復黃蘄州子愿書

辱手敎琊晲紆道須恵知足下不我遐遺感甚至以孫沈相勗則令人捧腹且釋褐之事在足下亦旣悅矣後足下而起者非少於足下者不可若以堅窮樹則佛度衆生必

說人可作佛而不知佛佛終非凡胎所能成也惟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閒斯第今日事耳足下以宿學重望膺專城之寄自當厚積遠施坐令一方受福無論晉擢不次且將樹不朽業徒羨徒羨亡弟於今月二十四日入土矣墓志一紙附覽足下於同年中爲最厚不敢不相聞也

再答沈君典書

曩者從孫入京附寄一啓計未至復荷手教何愛念之無已如此若乃器識文藝之喻則非所望於知我今時義惟以得失爲雄雌弟七試於棘院僅一獲今計偕者又四矣如此而又可以時義自雄哉且犬馬之齒向衰而烏烏之

戀猶切今得率犬子朝夕婆娑老母前稱壽獻觴慈顏和
適人生安樂至矣足矣翁之困乃自亨也故人望我重猶
欲責以焚舟之許啓以背城之決何異迴弱水使東流哉
翁與仁兄雖則鷦鷯巢於召唬大鵬彌乎天閒巨細懸絕
雖欲強同不可得矣公望先生每督翁以佔俾之業翁則
諄諄以其治木腎為憂不意翁之佔俾乃與公望之木腎
作對偶念之可捧腹也近貴僚趙公汝遷適吳以公望過
嘗折節枉駕因得與居頗詳如此眾動當令羅君不得專
美於前徙羨徙羨翁關謝病不果心竊憂之意王學士好
古樂善慷慨然諾必能曲成此美不令仁兄久危疑也倘

此計一遂則宣城拜掃後不可不令吳山生色翁野朴慵接貴游於仁兄則不敢辭御志之志之

復徐侍讀公肅書

辱手教知臨別跨馬為僕拔淚蓋非泛然行惻而已開緘三復令人執書以泣閣下憐才若此與日當軸知不獨為開閣文具且當與吐握同勤海內幸甚若夫淵川之喻則非所敢聞且商周之際君求臣而用之非臣之求用於君也矧僕色淺體陋不為人用者而欲至再至三以求所必不可得之物知命者固如是乎暴瘵翁之夕老母哀勞并過醜為大瘡僕不解帶者浹旬湯藥之奉稍展子職未必

非主文柄者之賜令老母甫向平康僕始得優游園廬焚香拭几展漢魏文讀之至閒居賦云太夫人御板輿周家園體以引和藥以勞宜營膳羞加舊痾有痊不覺推案起舞信乎岳之爲言也安能違膝下色養而俯首從斗筲之役乎僕揣才揆命固當絕意乎甲第徇謁選銓曹亦可以叨別駕縣令之任百里之才不敢多讓一割之用亦可自效即不得登名辟雍之豐碑步武羣俊之逸軌亦可彈思幕下積勞奏功以報知己顧平旦低昂於心終不以彼易此閣下知我憐我故特布此衷以明所以自棄之故惟高明諒之趙太史道吳以閣下推轂特枉高軒坐談竟日溫

雅朗易眞古人也所賜甚腆而所委甚拙然以手教故皆不敢辭日下方爲畢力耳知在念并復

上王學士書

曩客華轂下重荷殊眷閒巷迴車不斷再三道旁揚箠見指愕顧追惟疇昔覯仁公於青衿中三十年於斯春風冬日如一日也遂令結襪者不得專美於曠代而私心亦欣欣願爲執鞭矣顧駑駘下駟終難超乘不霜而蹶倉芒首路無復得致敬閽吏迨今既閱寒燠申候未由皇恐皇恐恭聞正笏立朝砥柱狂瀾曲庇善類嗟嗟命也有賢公卿若此不得掃門如魏勃托名如趙壹徒望風裁於千里外

曷勝神馳所幸家園之御足以承歡羹食之奉足以具膳窮愁著書足以自寬耳知仁公憐念并及之茲因薛州守入京附候台吉少布感戢之私兼陳雌伏之狀如左跡野不恭統祈垂原

答趙太史汝遷書

側不避亟委志石方嚴恪竟事而使者及門矣啓緘知荷隆錫謙貞鄰以承樂天癸世之論固知憐才盛心其如下走數奇何然幸爲名賢心惻卽不得托名桃李而不爲不遇矣瑤篇三復輝燭蓬蘿春揚仁風曷其有已謹對使以答無異擊土缶而和咸英也一笑仙舟返北知不踰期翹

望旆旌旦夕江畔伏惟珍重以膺寵命

復水部姪書

家報至聞吾姪欲遣人船相迎意厚甚然區區即行自當乘私車耳可令吾姪以展私用公物哉且大二謝並出則泉石之主遂曠兩疏俱隱則致身之義或闕令吾姪賢勞于徂徠區區棲遲于吳市可謂兩得之矣叔貽以九月廿四日葬葬之夕老母哭之慟歸而病痿茲稍向瘥今日得親湯藥亦前日主司之賜也老母視兄嫂之榮於就養雖貧相懸然子孫問安進膳者相繼膝前亦可自喜矣玄星亦稍知孝敬曲禮成誦數言識得二十餘字想吾姪所願

闕也妖星之見恐二三年閒或將有兵警杞人不能無憂

書方修板校字尚未刷印計十月望邊可得耳

與徐侍讀公望書

黃進士至吳述閣下嚴督云果自棄毋復通書書即至且棄擲不復省固知閣下進僕之心無已也本朝若陳湛二公初皆絕意仕進焚引見志後或以薦官史職或復應制科累官八座豈謂僕其人哉且閣下督進不過欲令效用於國耳僕自弱冠即有意用世佔俾之暇每索陰符六韜孫衛諸書究其端緒且鍛鍊筋骨闢張膽氣冀一旦為邊疆之臣庶可効用一割中歲家君以旂見僇多遭詰捕僕

身當之小試權略輒驗未嘗一柱吏議右是時以爲爲國禦侮當不異是不意屢試皆蹶奔走勞頓筋骨大不如前若韋豹所謂犬馬齒衰膂力已劣又懼風波之警殆者再四膽氣坐索且侶魚鳥既久機心機事都忘向所謂權略者亦蕩然無有卽叨一第不足以報知已矧此一第萬萬無可得之理哉語云千時求進道家之明忌審矣審矣老母托庇善飯小兒已就外傅春杪小婦娩身復得一雄方自慶幸意外又念知已於此事尚闕悵然不敢舉湯餅之宴不知何日可慰故人也邇來園居無所事事特以文選註多紕複僭爲纂輯今已及十之八矣第脫稿既乏人否

登梓又乏力秪恐徒矻矻耳新刻俚詞一冊附博一笑蓋得之於酒邊枕上非有精研力作不足當解頤也又賦一律見志倘不終棄幸和而教之

與務本宗侯書

曩歲入燕經營車殆馬煩旅次投止風塵滿鬢仰惟朱門不遠百武方自分猥陋不欲以衣褐見遂不克瀆閽寺乃荷高厚不加譴督命紀綱攜酒肴以就餉饌則吹律黍谷頒春寒灰飲醇飽德銘鏤心腑時猶冀叨一命或得道便當專謝侍者借瞻粹盎不自意驚蹄終蹶杜意天路盛德高標寤寐而已兒子承乏徂徠近鄒魯之邦得時聆鏗戛

可惜聲許可幸甚幸甚徐生沐覆育存卹不啻渠父子啣恩而三吳口碑亦勒之矣遐壽介福騈臻洊至受祿於天疇云非宜餘悉嗣君啓中不贅及

與中立宗侯書

神交有年晤對無因魯雲吳月寔主盟契仁侯世濟賢聲不倦倒屣而賤子動爲時棄未由曳裾曩歲奔走風塵迄兗疲劇乃得享三漿之餘瀝飫六膳之正味雖信陵虛左於夷門孟嘗甲恩於代舍蔑以過也兒子備員上邦不爲生客百凡仰借游揚是藉是懇茲有千里之驥方困中阪仰秩孫陽敢爲先容詳具別啓

辭陳將軍邀聽作樂書

猥辱三遣使召令聽樂僕無師曠之聰伯牙之賞何以堪此時綠花園可聆鈞天之奏不爾且當令伍員桓伊吹笛高漸離擊筑南郭吹竽周勃吹簫禰衡撾鼓劉疇鳴笳阮咸彈琵琶也李元忠鼓箏桓譚嵇康鼓琴自足娛耳不煩問鐃歌鼓吹也一笑

答王敬美道副書

別來不覺二年於茲野人處空園日夕扃戶與草木禽魚爲侶遂不得覓一便緘尺書捫候乃辱手札璀璨侑以雄刻精皿媿何以承且緣知足下有豫章之命我獨賢勞已

微於詩然亦三輔之試也野人兀兀無一善狀恐負歲月僅於文選註備爲去取訂可數卷勒成一家之人錄副本不得奉寄就正耳傳奇之作多得之酒次中間以存易亡不免廣初之習然其體裁應爾大都悲歌當泣不足當齒冷也老母叨庇康善大兒就傳稍知向往小兒週歲足供提弄餘皆身外物矣雖出多入少伏不謀臘然此況味亦已諳之不甚戚戚也讀西征諸作知與用晦二甫諸宗侯共賡詠之歡牾閒幸爲致聲用晦近惠一書亦無便未及報兹又恐事體有妨不敢瀆行使然得片言賢於百行也

答陳金部汝化書

伏承示大篇律之時調翩翩皆佳什也如較之唐人則不無可議大都詩不貴多而貴精不貴速而貴妥故正乎之文不加點固善而左思之十年後成亦傳李杜之聯篇累帙固重而沈宋之人不百篇亦珎良有以矣且詩題一字亦與詩有關涉不宜放過若松竹梅等題乃下里所自課匪大雅所規凡此類勿斬刪裁吳中新刻唐詩正聲頗具近體風格其他若河嶽英靈中興間氣國秀等集與夫品彙中唐以上可以佐之字法句法悉取諸此而通篇抑揚頓挫對偶背從此出久之則神來者自生不必遠步少陵而近趨何李也僕生平口無諛詞而於仁兄虛心下問又

非泛泛之比故含迂跡之談就切實之論庶幾聽者傾耳

與徐懋昭書

與足下別時訂足下快快以僕自廢爲恨無何而勞秋官作詩勸駕僕戲謂勞云僕之不舉進士不得爲士矣然不得爲人乎舉坐大笑語云古之君子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且如三十年一世耳其間舉進士者大約三千五百人豈皆不朽耶其間不舉進士者豈皆與草木同朽者耶日來勸僕行者比比皆知名丈夫而老母斷以僕爲是乃知潘岳毋知足之戒爲信史也知足下念僕惜僕故皆此以廣足下杜恕謂張子臺作人如此自可

不富貴王客謂華表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豈可謂今人必不如古耶周君北征更須足下爲之左右淮陰有爲德不卒之憾今惟足下卒之

與敬美書

聞足下當入賀計一面候顏久抱病拖闕及起而問訊云已過吳門數日矣方切自尤懶慢乃荷不遺投以瑤刻佐以賢書啓緘厚顏恍若對面西征翩翩揚文深見瓌穎置之几案當令壁間有鐘磬音若賢書則自是公家桃李不能爲荒園添色也漫賦小詩書之素箋寄答雅意請觀日來作用復是吳下阿蒙否周君貌雖少瘕其人大雅以爲

氣質禍淪落不偶友人以麗澤延之入京倘拔刺門屏幸毋失之子羽也

與詹汝欽少參書

辱不鄙千里命駕信宿傾倒極慰生平惜弱體易憊不任追陪心乎愛矣而力不從心遂不能久淹御者悵甚來教云違和想亦緣痛飲深坐之故此後當爲蒼生自愛可也承惠宋硯具見不爽物以人重無論上下駟皆爲百朋晴窻爇名香試揮灑如對故人樂當何如僕賴先君子遺業餬一口有餘餬百口不足且延師課兒鳩工葺屋枯囊易竭不能不營營撫卜式助邊之大計而效麗澤爲人備書

以供紙筆可笑也語云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僕
易足差不憂耳黄孝廉傳至書已領但未得面候即貴鄉
陳侍御舊令君也道吳枉駕僕亦倒辭踈懶如此不獨叢
也冀原之

再答務本宗侯書

東野之鄙人自分爲時所棄而煌煌天孫俯念幽谷走以
隆貺決以手書開緘三復感切五内然責僕與羣才競售
則非所望於知已譬卞氏之獻也三而僕則已四故雖唐
堯著德之時而不能不深巢父洗耳之恭非君乎棄世世
棄君乎也非知已不敢以此言復惟矜而原之

再答中立宗侯書

辱手教諄諄兼以珍貺鄭重僕何人斯而爲賢王孫見念如此至若桑榆之諭則非所敢承盖今時科目之斲截然有定不能越此例出一途欲爲投筆之業則西域阻修欲爲曳裾之遊則東平曠隔半畝三徑畢老而已夫復何言不朽之計尤非所覬丈夫不能行志於當時而欲取信於後世是舍鹿林中而責之夢也一笑行者急登道率爾奉復不罄所懷

復沈殿撰君典書

辱走使緘寄佐以重貺愧感不遑然方計足下倘舟遊吳

庶一奉咳唾而獨以尺素至轉增悵惘及啓緘有陳王金瓠之戚固知向平事不易得也至責僕以不赴春官則不意相知心如足下者而亦雷同衆見知此足下普通籍金馬門矣將謂此時何處可着張生而可舍七十外老親涉三千外遠道哉適來備書日可得百錢用資種植豢魚鳥小園亦漸成趣將奉老母提弱息游衍其間足以自娛雖老驥志千里亦何雄心之不可降也避人僻望之諭殆非所解足下未第時即以俠閈倜儻好義濟人之危周人之急非一日矣今既貴孰不厚望足下不知足下固貧也然足下既擅文藻又冠甲科且重之以氣節即一文可值百

金嘗與李北海同價何親朋之望不可酬而為避人計耶扇頭詩翩翩讀之爽神若片雲歸鳥御孤徑落花深積雨迷村塢行藏付釣磯諸聯尤為警絕惟二月病愁增柳絮一生心事問梅花等語氣骨稍弱且揆之詩讖似非壯年所宜耳陳倉部宅去仙庄百里而遙亦相聞否其出處竟何如貴郡同鄉書者若姚崔馮諸丈俱未登庸何拔茅之占艱得若此哉不能一一致書相見幸為道意

答陸京卿進士書

春杪方種藥理蔬童子忽自外入傳報捷者盈足下門令人輟擾擲耜却憶曩歲放榜之晨方倉皇束裝而足下獨

喪其童僕諄語交至爲行道者心惻令風景不殊計人情大相懸矣荆山之璧方其未售至於再刖及其既剖則雖欲以六城易之可得哉顧野性習懶未及馳賀乃荷手教不我遐遺咨織三復宛奉面命足下妙歲瓌材遭時釋褐延登大受拭目屈指當建禹功於宇內溢娅仁於域中令中林之夫得偃仰呼吸鼓舞下風足下事也足下責也五湖笠澤野人所有足下胡得而奸之走生歷三治朝沐化育者非一日矣特以揣命度才甘老丘壑不能爲國家効其尺寸報以涓埃顧惟汗簡之勞猶可自展或少裨世教或有補藝林文選之訌已三易稿可語粗就然非敢以冰

蟲之技自雄也久無便風未得申報茲作一緘仍附從者至日淹速未可預擬期不至浮沈耳

答湯應之黃門書

從者啓行不得一攀祖自是野人常態然於交知不能忘情方用爲謎乃荷不我尤而存之感媿感媿且辱歆我以中翰鼓我以太僕乃知我於三走之餘期我以一割之用惠甚渥也第折芰爲坐以荷蔫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且無羨乎足下之青瑣劉盧趙之中翰太僕哉孔生有言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軒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似爲今日發也一笑一笑然足下扶搖而直

上二君久屈而少仲亦自助故人色喜不敢謂黜陟不知也近女姪歸寧奉老母歡笑者旬日得備聞闔宅迪吉諸郎君進修知無煩内顧率爾奉復不畢所欲言

寄謝曹思永學憲書

下走以樗材揣分中道自廢重爲鄉書之玷用是不敢致書通候不意爲老母百歲計瀆將使君遂轉塵清聽辱左右推驥附之餘愛體烏哺之下情委曲玉成獲過鄙望兼荷手教諄諄下督焚香啓緘三復感深闔門鏤德臨風扣首茲聞就拜督學實望兩協將令南荆風遡東魯辟雍重脊行且輈丸化暨澤國光被草莽下走雖曳尾塗中不能

不翹首天上也褚郡理久與下走有筆研之雅甫釋褐奉
備下寮方儀刑向邇甄陶有階敢附短啓少伸謝私率爾
遑恭曷勝悚塁

荅王長公元美書

髮以貞媛賓仙詩呈侍者若持布鼓過雷門討且當受鞭
背乃荷瑤章下頒備見誘掖僕何人斯而敢叨同音僕自
春徂冬從事煉已驗之却病不無小獲特以餬口作魔未
能割斷每一打坐輒與之戰勝負恒半故未敢瞻望大法
壇過此或肥便當買一葉絲扣青衣即芘一一不敢效張
小哥自棄也石刻像即奉老母供之佛邊當日夕禮拜歎

喜無敢綿紬之惠并當服之無斁

與袁襄陽書

往歲因仁兄以入覲返旆得於家園小晤過此便成契闊近覩除目知仁兄有武襄之命夫以仁兄聲稱籍甚且當晉銓曹登諫垣不爾亦不失臺郎不意歉所望然丈夫用世隨地可以見志不當擇官且甫再命已為大夫回視向時與僕輩被褐負笈乘私車驅馳鄉曾風塵間榮辱霄壤矣適者仙舟道吳不一纔抵為執手歡豈以不樂外補遂悻悻作兒女子態耶昔吳季重謂一旅不足以揚名步武不足以騁跡甚笑其言固知仁兄不爾也陳思王云改轍

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斯言乃有望於左右耳數年以來未嘗通一札仕路惟見寄乃答今恐仁兄未欲此懷特因吳明府在僚屬之末乃爾附候春江多鯉勿靳惠音

與張伯可書

自丁丑放榜後僅僅數語忽焉星散遂成五年之別然玄襟高況未嘗不在夢寐也夫漢有兩龔史氏合而傳之今兩張生皆狂生且同鄉書亦皆不過宜相與日夕握手爲琴酒歡而竟爲大江所隔又彼此俱懶慢無從買山陰一棹徒相念爲勞耳近詹汝欽乃翁持手教見過適仲氏有

鼓盆之事佐之治喪不得爲下擣又不能候其榜人特遣一力修授槃之敬而詹辭受相半且以見尤豈閣中不重治喪而重交際耶飛鳴在邇努力是望

荅沈純父書

足下一舉作千載事凡有意氣丈夫咸競歌詠刻讀高唱豈能默默不意得徹左右也僕每念古人即如對面今幸與足下生同時雖越千里外詎足爲進手教下頒啓緘三復無異與青史中人共杯酒歟矣折檻未易賜環不遐計當路必不令潞公專美於前僕衘特揣已知進必招尤絕意仕籍五年於茲不知軒冕爲何物固不敢仰希同調竊

已自附清流茲辱名賢許以神交能不起舞閉門以來惟以著述自娛嘗病文選爲藝林所宗而諸註紕冗僭爲纂輯方圖登梓以公同志尚未落成不得奉寄先以一序上塵淸覽兾知鄙意所寓俚詞三種多悲歌當泣弁亡弟志雷上時因便風翹佇德音

再答務本宗侯書

兆通曲荷披拂可謂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矣使非借重門下則雖負笈觥輅亦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安能遇揚侯哉然且不有其德推功下走方之四豪乃有德於人而忘之者信陵有知且當退舍徐生老於門下承田子

之念不令爲溝中瘠下走亦代爲啣恩不知渠何以報也

再荅中立宗侯書

兆通困甚若死灰不復然扣角東魯竟辱咳唾俾有生氣下走之僭言乃下走之識左右非識周也使非左右拖憐才之素負一顧之望則不按劍且刖足矣嚮爲之推轂而令發軔哉夫周與下走同里閈知之匪難惟諒鉅賢之肝膽於千里外差可自矜窺豹耳書至知當一解𩕳也

與傅明府伯俊書

曩所陳彭徵士年兵素行已略具王廷尉所譔墓志中且既梓諸弁集矣茲惡勞神檢閱敬録一紙呈上闡幽澤枯

不能無望於今之古人也下走舊藏蘇長公研雖刓甚然以人重明公氣節風度足以當之敢獻諸記室倘得貯備揮灑則此研猶在雪堂矣長公有靈亦當解頤

與徐太史公望書

初聞閣下決意療脊若留贊劃壁魏詠之補兕缺心竊憂之既而見朱文學稍得動定一二然猶戚戚未敢以爲安及問訊仲公𡌶得其悉則應門者罔知所之剌不得入無以自慰茲專遣一力走罨畫溪上以候康吉木瘳既去蘭玉有期第攻伐之後元氣不無所損且宜䌫宿靜養此後無損佳事任閣下爲也自廢之人仰首息知慚無毫報少

布愚忠以當曝獻幸俯鑒焉

與沈修撰君典書

曩聞仙舟道吳計當相聞不意忽來倏徃未果一面豈爲他約所閒耶抑體念故人懶慢不欲令僕僕河畔耶僕性固樂掩關至過知我者未嘗不欣然掃徑如閣下者蓋不能無過門不入之憾也文選之刻籍閣下吹噓二令君極有捐俸助梓之意僕恐二令君或未深諒意僕所閣下爲詞不惟自負生平且蔽閣下憐才念舊之雅故力辭之而吳縣君爲遣吏督役俾先期而完其德醲於贊助暨閣下賜矣

與陳倉部汝化書

下走與足下雖雲泥異致而鈞為失路之人別來敘序相望乎豈能不依依邀月飛觴促膝談藝如昨日事不識能憶之否時制方嚴知足下未容偃蹇即左遷想亦當有以自効文選之刻託庇告成敬致上一部完舊約耳惟賜存之

答陳貳府德基書

賀候下車仁聲先路非無魏勃掃門之思曹丘請謁之願特以冥棲委巷無與巖谷寬博自放狀同野人欲通敝刺恐拒撇於元忠亟望淸塵惟廻車於勝母用是呈其災梓

以代獻芹乃荷徽音援引周悉原其抗拙許以惠臨既蒙折節敢不擁篲郎當烹園蔬以給騶從敬先布諸來使

答徐士彰書

蒼頭自海上來接手教知餐豹於此嗟嗟士彰郎令簪筆明光然蔡天祿疇云不堪而乃矻矻廣文當令行道心惻矧恐爲翁嚮書故而捐俸耶雖然聲價自此百倍矣拜賜何如玆以帕墨拙刻附上申謝此秀才人情正當致之博士先生者一笑一笑

與君典書

文選之役本欲盡洗故篋一出僧臆忿恐歲不我與或不

能竟故不得不有所因然創自已見者十亦恒二三自諒於藝林不無小補向辱手教問欲何如夫太玄覆瓿而桓譚稱絕詩細閱開而蔡邕歎息碑則燕山之璞必有待於卞氏冀北之良不無假於孫陽是在左右一游揚聞耳

與梅禹金書

下走聞梅君於詞林間久矣一旦得瑤華之贈驚喜不自持思欲與梅君一執手若渴思飲竟不可得然闕焉久不報亦以梅君意氣必不我譴也頃者郡大夫陳德基自言與梅君有白嶽之晤且示以懷梅君詩下走侈以所贈相與稱賞移時期共爲緘寄而公理適以繪事來游敬亭將

走候侍者屬下走爲先容因成一律并其完宿逋登之素箋與神俱往倘有可爲公理借聲勿靳一顧

與章安吉實甫書

自丁丑春握手忽焉五年于茲白駒過隙信非虛語然時時寤寐相對亦以意氣懸合也足下一鳴驚人五馬出守仁聲載道百里非遙弟自委廢以來翕息烏視無一善狀惟以筆研自娛日課月程不無就緒纂成選註因以登梓寄呈左右昔人謂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人輕其書弟恐此書亦以弟而輕不能不托名英達若邯鄲托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惟足下留意焉

與唐世卿太守書

曩歲以債緣未斷復負笈南都同鄉書者多印綮綮綬若若矣而足下更以驄馬雄臺中視弟眞雲泥也乃不鄙棄勤勤慰勞兼以賻䙷弟何人斯而能承之而能忘之此後再擯春官遂絶意仕進五年于兹矣効梅福居家以讀書養性爲事聊以卒歲無足爲故人道者近聞足下負官謗爲東山之遊百里非遥數見亦鮮勿靳放舸

與馮咸甫書

昨辱過且以集序見委不佞何人斯而敢斯之承昔左氏三都惟皇甫作序故能激揚名聲互相題拂令賦與序交

重也不佞何人斯而敢斯之承夫成公綏以貧賤故故時不重其文不佞文不逮成而貧賤過之寧敢騰其輔頰雖竒文藝自重口舌罪過耶且恐疥瑤集也儔明府以撫臺重事倥偬未及倒屣計旦晚當候舟次耳曩荷屠青浦寵以一詩今既登之由拳集可謂不我遐遺盈盈一水鼓栧匪艱麋鹿之性懶謁公府馳神而已談間幸爲致聲

答屠青浦書

明廷分符以來籍甚兩都傍暨四裔矧下邑相去百里而遥醉心馳神如何可言曩辱瑤篇且登之大集令與代知有張生明廷賜也所須既慰渴饑仍佐以珎幣何稠疊若

是承許入覲便道特枉八騶無任雀躍竊聞政府畢新不
無棒檄之念但不能舍七十老親涉三千遠道故盤桓耳
本非鑿坏閉戶者流而欲自外於賢吏哉

答葉處元順德書

來諭所治煩劇前令往往以黷貨去令未免矯枉過之善
甚善甚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守宰多詭人採求珠徙交
趾及孟嘗到官革易前敝去珠復還今左右似之未必不
爲楊喬薦也新刻之行於貴治知得令君力爲多而乃歸
之文學甥慕何長者之言有如此范曄作後漢書高自許
可既云天下奇作又云不減過秦且謂此書行故應有賞

音者然又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若僕則豈敢自高第貴古賤今之慮不能盡無其不至覆瓿者實藉青雲故人耳

與張黃門書

下走自棄有年不敢通候尊顯然然青望高誼固所欣欣願執鞭也玆者不能安其屢空竊効劉孫以賃書自資道一力從隣友北上方皇皇問津而嗣君慨然許其驥附俾得借長風遂遠遊而下走亦無北顧之慮食惠多矣感戢之私非筆墨所能稱陳惟高明鑒之

與盧中舍子劒書

曩承索新刻托徐使奉寄近馮老北歸道此舟久羈漕河尚未入京計日來得達記室矣兩誦手教兼訊歸鴻知然藜起草既為館閣所推而制科之業日更精進行且獨對大廷遨遊木天今日清華之選為仕路所艷慕者又將棄瓢視之矣而能惓惓於長林豐草之人尹文子所謂親疏係乎勢利者豈可以律君子哉

與陳給諫書

丹詔之封方膺龐典青瑣之重首冠時髦即鄉閭之人莫不鼓舞稱慶矧以同筆硯荷知愛非一日者乎不才之身沐教育之澤者三朝於斯矣乃以烏哺之私甘樗全之分

不能効鉛刀一割之用誠懼獲天譴今得快覩知已吁咈聖世亦足自慰時事一新曩歲陳言衆君子若丈沈鄒吳趙余輩俱應起廢足下與韓黃諸丈亦曾議及否此海內所翹足拭目故野人及之毋笑出位也

與黃侍御書

正笏朝端聲聲鄉國濤朝登俊理勢固然而蓬蒿故人不能不臨風舉觴者亦緣襟期之契篤於曩時而想望之情深於曠日也水部姪近雁此變痛切五內地隔千里其柴毀骨立可知左右誼同欣戚不知何以慰之沙倩之居不復能守闞左右有卜隣之意始甚欣躍兹復中止豈以湫

隘不堪作八座甲第耶倘以旋馬見取俯就如何

答謝文度書

僕自四上春官絕意丑歲慕魯丕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遂作掩關息交計不意稱雄海內如左右者亦知世間有張生也飛翰許以神交教以瑤編啓緘三復神飛千里襟期懸合無俟面談尚當與仲氏卒業諸作俟鴻申布茲先附復不罄所欲言

答傅令君伯俊書

抱痾鵝息每遇招尋不得追隨野人慵懶之態冀高明原之耳華君忽作遠歸族 難爲情率爾達意不意塵巨目辱

許可也迺來佳句當富錦囊未荷須教良用爲望獻弟之秣陵尚未得家報計或寓王上舍所不爾向歐水部顧銓部二衙訊之可得也新刻九月間已盡付童客求售燕都僅存綿紙三部應命餘俟裝成續上下走不受命而竊比劉梁本不欲使賢令君聞知今不覺肘見耳一笑柴門閒寂雖乏白衣之餽然脫巾自能漉之倘不以烹葵爲褻不妨停車也

與王廷尉元美學憲敬美書

彭孔加先生今之古人也墓草未宿胤嗣彫落門戶零丁不絕如縷語及可爲雪涕今所存惟孽孫三人其長卽惟

諒年甫十七差能守分業於訓蒙而所入不足餬口雖西華之冬葛亦不至此今倚通家之誼輙欲扣閽願以備書侍筆札僕知門下素抱公叔之感敢為先容倘書記之任無闕則須命紀綱延以訓子亦足滿其望高誼如門下知無俟僕言而復為執筆者恐無緣以進耳幸原之

復王廷尉學憲書

彭先生有孫困貧僕不能賉而仰瀆門下自應忸愧所以敢㣻亦恃門下喜人市義也猥辱垂聽俯接許其卵翼將令寒谷生黍死灰復然幸甚門下往歲聯姻翕望之子今復撫字孔加之孫不獨二君握手解顔說恩九京且生者